

環連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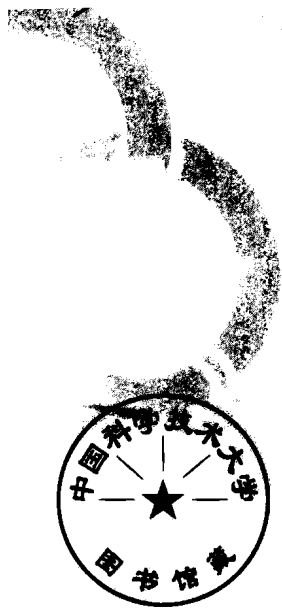
刘肇霖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刘肇霖 著

玉連環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194号

玉 连 环

刘肇霖 著

•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花园东路8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马驹桥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0.5 字数221千 插页1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200册

ISBN 7-80094-004-7/I·5

定 价: 6.40元

目 录

上 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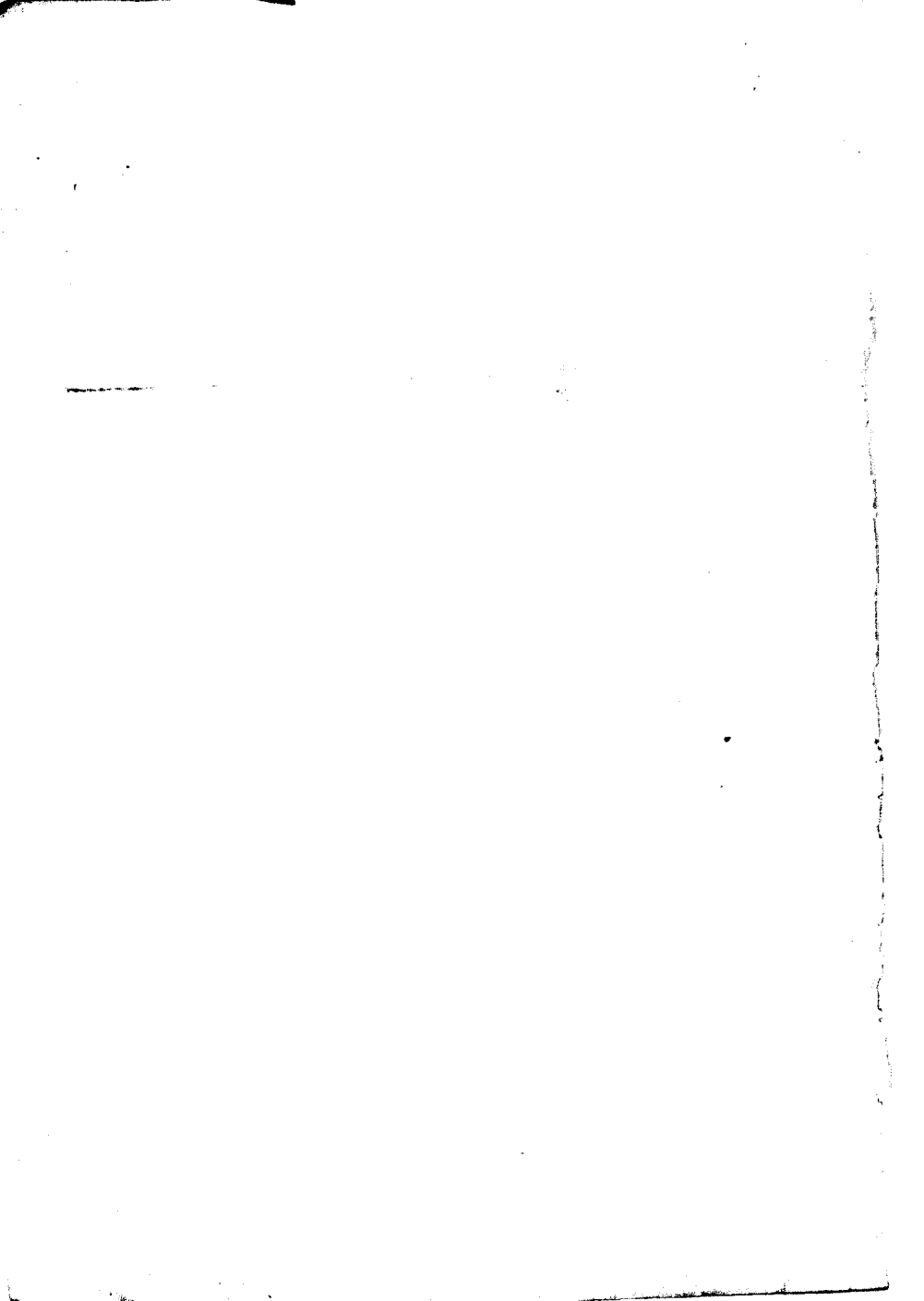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回** 携剑下青城隐迹燕市
沿街求紫玉悬赏都门…………… (3)
- 第二回** 帘卷西风忽来登堂客
星移北斗不见送环人…………… (16)
- 第三回** 挥剑挫强徒龙争虎斗
投银警狂士雁落鹰扬…………… (32)
- 第四回** 夜色何苍茫叮咛有意
人情见冷暖咆哮无端…………… (47)
- 第五回** 雪恨何年凄凉半夜雨
潜踪无地零落一身秋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六回** 安步当车逐尘随客往
清茶代酒扫径待君来…………… (76)
- 第七回** 未免有情偶遗金铃坠
似曾相识巧逢玉连环…………… (91)
- 第八回** 苦觅魔踪只身临虎穴
飞传佳讯匹马慰鸾俦…………… (107)
- 第九回** 引线牵丝名师托钵去
垂纶下饵老魅上钩来…………… (123)

- 第十回** 一夕除奸挥戈走阡陌
双环合璧携剑涉江湖…………… (138)

下 部

- 第一回** 千里烟波江干来估客
一帆风雨水上驻楼船…………… (157)
- 第二回** 咫尺天涯题诗何惆怅
萍踪客路失剑太离奇…………… (174)
- 第三回** 白燕滩头乍逢白燕女
碧螺峰下再遇碧螺春…………… (193)
- 第四回** 归去马匆匆拂绝红袖
重来人杳杳踏遍青山…………… (214)
- 第五回** 皓首重逢片言蜀恩怨
紫环何在遗恨卧江湖…………… (232)
- 第六回** 烛影半窗室中毒设计
雪光一片湖上赋招魂…………… (250)
- 第七回** 走马慰良朋迎风犯雨
飞骑寻佳婿戴月披星…………… (265)
- 第八回** 作浪兴风计赚红裙女
蹈危履险暗访碧螺春…………… (282)
- 第九回** 不见画中人空催腊鼓
传来马上讯乍展春云…………… (299)
- 第十回** 烈焰无情了新仇旧恨
江水有意看后浪前潮…………… (315)

— 上 部 —



第一回

携剑下青城隐迹燕市 沿街求紫玉悬赏都门

这故事发生的年代正是清朝乾隆五年，已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。夏季的一天早晨，在四川灌县青城山的南麓，一老一少两个背着简单行装的人，正顺着山道匆匆地朝山下走着。走在前面的是位须发斑白的老者，中等身材，穿着半新的纺绸长衫，上身罩一件皂青色的官纱坎肩，用一根特大的旱烟袋挑着个小包裹儿扛在肩头。在他身后，跟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这人身量颀长，穿着件竹青色的夏布大褂，头戴一顶凉纱小帽，一条长长的发辫梳得整齐乌亮。他斜背着包袱，包袱上横插着一件用青绸子缠起来的東西，明眼人一瞧便知是刀剑类的防身兵器。这两人的穿着打扮，乍一瞧很象是一对飘泊江湖的游学师徒；若经仔细观察，却会看出一些异征：那位老者的二目炯炯有光，走起山路来矫捷轻便，虽然山形陡峭、小径崎岖，但他却是面不红、气不喘，神态怡然，若无其事。至于那位年轻的，外表上虽象个白面书

生，但走起路来，步履间却是利落异常。凡是练过武功的行走家里手，一看见他们，就能瞧出这两人都是“练家子”，武术的基底功夫都很精纯。

一路之上，年轻人总是一步不离地紧跟着老者行走，等到转过几个陡坡，他的脚步忽然放慢了，不时地回头仰望来路，若有恋恋不舍之意。这时，太阳已经升高了，满山的苍松和翠竹被阳光一照，都披上了一层灿烂的衣裳。老者看了看天色，回头瞧见那年轻的已经落后了一段距离，便停步等他走近，笑着问他：“尹元，今天怎地走不快啦？”年轻人快步跟上去，笑道：“不知怎的，这次下山，我总觉得在短时间内回不来了，打心眼里舍不得离开。往常也跟您下过山，却不曾有今日这样的心情。师父，您说怪不怪？”老者掀髯笑道：“舍不得吗？却也难怪。你在这座山上已经住了整整十年，青城山二王峰已成了你的家乡，在离乡远行的时刻，任是谁也总会有些留恋之情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脸上的笑容渐敛，接着就讲：“但是你要记牢：如今已长大成人，而且学到了一身本事，此番下山，要去那人海茫茫之中创建一番事业。自古来闯荡江湖的英雄好汉，都有着四海为家的壮志，你此去任重道远，切不可再犯想家的孩子脾气了！”尹元忙答应着，又问道：“师父，徒儿这次出山，您只吩咐我投奔京城，却不曾要我便道回家叩见双亲，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老者听他问到这里，慈祥的面容倏然变了，两眼中立刻射出了悲愤的光芒，盯了尹元半晌，这才长叹一声，答道：“回头见过你大师兄，我就把一切事情对你讲明白，莫要心急。你上山十年，还没见过师兄的面哩，如今你要远行了，快认一下师兄家的门槛吧！你大师兄家住瀘县东门外，

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，咱们得在午时前后赶到他家，快走罢，孩子。”说罢，师徒二人甩开大步，一前一后地往山下奔去。

尹元随着师父走过的这条山路，上倚悬崖、下临江水，山色苍翠、江水碧蓝，是个风景极其清幽的所在。尹元往日到山下买油籼米，路过此处，必定要流连一阵，可今天却没有这种兴致了。自从昨日师父打京城回山，吩咐他立即准备远行，从那时起，心情便开始纷乱起来。如今，他一步步地远离这座青城山了，不由得回忆起十年来的山居生活，也想起了十多年来未曾见面的双亲，久已埋藏在记忆中的童年生活和故园风光，也一场场地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。

原来尹元祖籍扬州，世代相传习武，可算是武林世家。到他父亲尹文焕一代，既是家学渊源，又得到了一位前辈的江湖异人真传，学成后艺兼南北二宗，自成一家，行侠仗义二十余年，已成了独步大江南北的名侠和沿海一带江湖豪杰的魁首。尹元还记得：当自己刚刚十岁的那年，便拜辞了母亲，离开了故乡，跟着父亲来青城找到华二先生。父亲同华二先生盘桓了几日，便把自己留在山上，自回扬州去了。临去那天，父亲和华二先生一同供上了祖师牌位，备好香火纸马，把自己叫到跟前，嘱咐说：“孩子，在家时我常对你讲过：华二先生是我的同门师兄，是青城派的掌门人。论起他老人家的功夫来，可说是已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：独创的二十四式游龙掌、三十六路打穴法，几十年来所向无敌，手中的一根旱烟袋曾折服过山南海北的许多位名侠。如今他老人家肯收你作徒弟，算你真有缘法；你可要象对我一样地尊敬师父，潜心学艺，奋发图强，切莫辜负老人家的一片心意。”

说罢，便让尹元拜了祖师爷和师尊。磕过头后，父亲向华二先生深深作了三个揖，说：“二哥，您的道德品行就不用说了，孩子跟着您，比呆在兄弟身边还靠得住，如今我算放心了。”当时，师父忙还礼道：“兄弟，孩子交给我，一切不用惦记，只管去干你的事。十年之后，我管保他成材！”

父亲独自下山去了，分手时还谆谆嘱咐尹元：“咱们武林世家，祖祖辈辈要行侠仗义，扶弱除强。为父闯荡半生，不知替人们作了多少快事，但也结下了不少冤家对头。常言道：‘瓦罐不离井口破’，在刀尖上过日子的人，谁也保不住没有风险。咱们父子此日分别，日后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之事，你可就是尹家唯一的根苗了。你要处处遵照师父教导，继承为父的志向，将来一定要重整旧业，不堕侠名。这点务须牢记！”当时他虽年幼，父亲的心意却是懂得的，这些话都牢牢地铭记心中。

从那时起，他便在山上学艺，再也不曾见过父亲的面。华二先生待他确如亲生，悉心传授，加意指点，不仅把青城派的看家功夫都传授给他，还根据他的天赋特点，采取海内各派剑术之长，揉进青城派独门的打穴法，兼收擒拿锁骨诸般巧打的精华，别开生面地为他单创了一套游龙剑法。随着尹元的年龄渐长，学业也循序渐进，经过了十年苦练，尹元的技艺已是十分精纯。近两年来，师父为了让他广开眼界，见识一下各派武功的路数，遇到三山五岳的客人来访，总让他同来客过上几招，曾有不少名家败在他的游龙剑下。这时候，师父常是点头微笑说：“好哇，总算对得起我那文焕师弟了！”尹元也曾向师父探问家乡的消息，但师父却总是板着脸儿说：“等你学成之后，自然都会晓得的，如今且只管

练武，不要分心！”他也知道师恩深厚，师命难违，平日常是克制着自己，尽量不去想家乡的事；不过年纪越大，乡思也越来越浓，一早一晚，人前人后，总不免想起了父母的音容笑貌和父亲临去时对他所讲的那一番话。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华二先生绝口不提他父母的消息，这就更引起了他的疑虑：“莫非双亲果真遭遇到什么意外的祸事了吗？”每逢想到这些，他不禁悲从中来，潸然泪下。

自他上山以后，师父年年都要出山走走。起初因他年小，师父在外不敢久留，下山一次，至多半月十天便归。随着尹元的逐渐成长，师父在山下停留的时间就长些了，每年少则一月，多则三五个个月不等。近年来，还有时带他一同下山，在川中一带作些侠义之举。几个月前，师父从成都归来，说是要到北京去办一件要紧的事，于是匆匆去了，昨日方回。师父刚刚回来，就让他收拾行装准备下山。听老人家的口气，是让他单人独马到京师去干一件大事；但昨夜瞧老人家也在收拾东西，也像要出远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师父又是去哪里呢？他想来想去，始终是一个谜。

尹元此刻随着师父赶路，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地已来到灌县东关大街，看天色正是中午。这天恰逢赶场，东关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华二先生引着尹元，从人丛中穿过，走进路旁一座五间门脸、规模宏敞的酒楼。尹元看那酒帘时，见正中绣着“都江楼”三个大字，两边四行小字是“川味正宗，豆花便饭，南北名酒，水陆珍馐”，正门旁边还悬着块“开堂”的牌子。师徒二人一进门，迎面坐着的账房先生早就站起身来抱拳见礼，看样子他是熟识华二先生的。华二先生往四下里一打量，见酒楼里正是上座的时刻，

楼上楼下，熙熙攘攘，不便久停，遂向账房先生拱了拱手，迳直地穿过柜房，往后院走去。尹元跟着师父穿过了两进院子，迎面却是一座四扇屏门。这时，早有人抢在师徒二人前面，打开了中间的两扇屏门，恭请这两位进去。尹元进得门来，只见：冲门一带是正房，一条甬路通向房门，甬路两边是一色溜平的细砂地面，靠近两厢的墙下摆设着枪刀架子和诸色练功用的木石器件。一望而知，这儿的房主人必然是练武的朋友。

二人刚进正房落座，就见从外面匆匆地跑来一个中年人，掀帘子进门，冲着华二先生躬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师父这会子才到，徒儿已经恭候多时了。”华二先生且不答言，指着这人对尹元说道：“尹元，这就是你大师兄关敬羽，快来见过。”尹元一听这就是同门的大师兄，便赶忙按照习武的规矩，抢上前去大礼参见。关敬羽连忙将他扶起，端详了他半天，才笑道：“好，两眼有神光，英气已内敛，想见基底功夫很深。日后小师弟定然前程无限，深庆我青城一脉后继有人了！”说着，瞧了瞧师父，见华二先生微笑无语，便扯住尹元的手儿，接着说：“小师弟，你在青城学艺十年，愚兄虽近在咫尺，但因奉有恩师严命，不能上山看你，只能从他老人家那里听到你的一些情形。师弟呀，咱们是同门弟兄，谊同骨肉，从今以后，我这儿也就是你的家，你既然认得这个大门了，有什么事，来找我就成，千万不能见外。”尹元忙称谢了。这时，敬羽又向华二先生笑道：“师父，我看洗过脸就先开饭吧，有话，咱们饭后再讲。”说着，佣人们已捧上盥漱用水，等师徒二人漱洗完毕，酒菜已陆续端了上来。华二先生知道敬羽开着酒楼，饮食是现成的，便也不

用谦逊，迺自领着尹元入座。这时，桌面上已摆下了许多味时鲜菜肴，敬羽深知师父的脾性，早就让手下人开了一坛三十年的老窖大曲，一连敬了华二先生几杯。

少时酒饭用完，碗盏撤下。华二先生叫敬羽屏退外人，屋子里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个。这时，华二先生从上首椅子上立起，往中间一站，师兄弟俩晓得是师父将有吩咐，赶忙分左右站好。此刻屋子里鸦雀无声，但见华二先生面容庄肃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件东西，对尹元说道：“徒儿，这件信物你可认得？”尹元举目一瞧，不由吃了一惊：原来师父手中高擎的正是尹家祖传的至宝紫玉连环。这紫玉环子本是雌雄两只连环成双，分则为二，合则为一。环上通体用龙凤花纹雕成，雄环上见龙头凤尾，雌环上见凤头龙尾，双环合璧恰是一龙一凤。玉连环原是尹家的传家之宝，到了尹文焕一代，更用它作了长江下游、大江南北一带绿林中的信物，只要是玉环出现，就等于文焕亲临，多年来，尹家都是利用它在江湖上传令飞符。尹元离家时年纪虽小，玉环的来历和用场却是晓得的，此刻一见到它，就如同见到父亲一般，遂抢前一步跪倒在师尊面前，等候着华二先生训示。

就听华二先生口气凝重地说道：“既然你还认得这只玉环，很好。如今，我要告诉你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！在未讲之前，我得先问你一句话：你既是侠门后代，又是我的亲传弟子，按说就应该经得起风险、承担得重任、受得住折磨。尹元，你有这种硬骨头吗？”尹元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徒儿定能做到。”华二先生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：你的天伦，我的文焕师弟，夫妻二人都已不在人世了！”师父这寥寥数语，听在尹元的耳朵中，就象一声霹雳，顿时震昏了头脑。

在一阵迷惘之中，他竟忘记了自己是在跪着，倏地站起来，跳着哭号出一声“爹娘”，眼泪就象泉水般夺眶而出。好一刻，方才恢复了神智，他忆起了自己对恩师所作的诺言，遂硬着心肠擦掉眼泪，忙又伏在地上。

华二先生接着说：“十年前，令尊把你送到青城，按他当时的心意：一是让你投师学艺；二是他想到自己行侠半生，惩治了许多贪官酷吏、恶霸土豪，因此也结下了不少仇家，唯恐一旦为奸人陷害，很可能全家遭难，事先让你远离家乡，也好保留下尹家一脉骨肉。果然，他从青城归去不久，便遭到了扬州知府岳朋的暗算。那姓岳的本是个出了名的害民贼，因为一连几桩贪赃枉法案件，都被令尊仗义挑破，这厮遂和你尹家誓不两立。他暗中收买了令尊的仇人、江湖败类辽东三怪，唆使三个坏蛋诬陷栽赃，设毒计诱捕了令尊，并给加上了‘反叛有据、聚众拒捕’的罪名，竟然先斩后奏，全家连坐。等我听到消息赶去扬州，令尊、令堂早已遇害，家产名曰官卖，实际上都进了岳贼私囊。当时，我本打算找到岳朋那厮，为你父母报仇，争奈那贼业已入京觐见去了。我无可奈何，只能在你父母的新冢之前痛哭一场，并对天发誓：决意将他们的爱子抚育成材，以便将来为民除害，光大侠门。”华二先生方才还让尹元坚强一些，谁知他说到这里，连自己也抑制不住悲伤，竟而老泪纵横，不能自己。尹元屏息听着，早就痛结于心，至此再也忍耐不住，居然放声恸哭起来了。

关敬羽在一旁也陪了不少眼泪。后来，还是他劝住了师父、师弟，请华二先生把话讲完。华二先生收泪说：“当时尹家满门被害，只逃出了令尊的档手何守义一人。这位姓何

的赤胆忠心，平日深得令尊的信任，此次令尊临危之际，恰好他在身边，令尊自知躲不过这场大难，便让他务必设法逃命，把这只玉环子带给我。果然，这何守义经历了九死一生，逃出虎穴，亲手把玉环交给了我，并转达了令尊的遗命，说是此环原有两只，遇难时身边只有这只雄环，雌环谅必失落贼手。等你长大成人后，务使两环合璧，重整旧业，不负先人遗志；并盼你手刃顽凶，为家报仇、为民除害。”

华二先生喘了口气，接着讲：“此事已隔多年，但我却对你始终未提一字。为防消息走漏，你大师兄虽近在灌县，我连他也不准上山看你。所以这样作，是怕你年幼无知，如晓得了此事，很可能不忍一朝之忿，作出莽撞事来，万一有个好歹，将会使你死去的父母抱恨九泉。至于我自己，却时刻探听消息，经常同那位流寓京师、改名换姓开了镖局的何守义保持着联系。如今你已学成技艺，恰好那何守义也于几个月前派人送来信息，说是奸贼岳朋已奉调入京，升授了兵部侍郎；辽东三怪却在陕南一带为非作歹。我得信后，曾昼夜兼程进京，见到了何守义，也探明了岳贼果在京师。至于那只玉环，眼下也落在京城，却不在贼人手内，它的下落，何守义也已探出了一些眉目。你此番到京后，得和何守义通力合作，先去访求那只雌环，等玉环到手，再找岳朋算账。切不可先去寻仇，以免轰动九城，在北京难以立脚，再找那只玉环就困难了！孩子，你马上就要独自操办这件大事，京师乃天子脚下，能人甚多，此一去务必谨慎小心，决不可意气用事，常言道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’，这点要时刻牢记。”尹元听罢，叩头说道：“徒儿谨遵师命，即刻进京。此一去，先找玉环，后除奸贼，定要处处谨慎，不忘教诲。”华

二先生点头道：“这样很好。如今天已不早，咱们爷儿俩都该预备动身啦。”尹元站起身来问道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如今去哪儿？”华二先生笑道：“我去陕南会那辽东三怪，顺手就把他们除掉。一来为民除害，也给你死去的父母出一口气；二来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着棋，这么一来，就免得他们窜向京师同岳贼勾结，给你增添麻烦。要知道这三个家伙很不易对付哩！我走的这步棋非常重要。”

最后，华二先生又嘱咐尹元，叫他自即日起就改名换姓，打扮成个珠宝商人，以免惹人注意；并把何守义在京的化名和镖局子地址告诉尹元，以便他到京后好去投奔。接着，华二先生取出了一封书信，让尹元路过济南府时面呈千佛山下的白衣庵主妙因师太，并叮嘱他：“妙因大师是我的同门师妹，你的师姑。她收的门人都是女弟子，而且都在京师一带。我在信里已写清楚：你的事，请她出力，就近协助。师姑是位热心人，对你的未来关系甚大，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。”

华二先生讲完，便问关敬羽：“小师弟的东西都备妥了吗？”敬羽忙道：“都已齐备。”说着，就将一包东西交给尹元，说：“这是两张银票，都是兑到北京的：一张是官银号的，一张是义利钱庄的，票额都是两千两，凭票即兑，连铺保也不用找。这一包是二百两现银，全换成了零的，兄弟路上好用。”尹元道：“哪儿用得着这么多银钱？”敬羽笑道：“常言道‘贫家富路’，多带点没有坏处，再说你此去京师还不知要呆多久哩！短了盘缠怎成？”华二先生插言道：“对了，今后有事就往这儿捎个信儿，你大师兄知道我的行踪，把信捎到这儿，我自会见到的。过个一年半载，我